

書

黃忠端公文畧卷之一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請用講學名賢疏

從來天下之治亂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亦唯易退者爲君子
難退者爲小人故有天下者護君子若頭目猶不能淹之於歲
年逐小人以鷹鷂恒使人淆之於黑白近見協理京營都御史
余懋衡吏部右侍郎曹于汴陪推蒙點相繼拂衣此二臣者非
清恬介特譎譎朝端者耶而中旨一出不惟不收其新功至且
并失其故步繇是言之皇上御極三年於茲而卿貳更翻公孤
迭換用之無異塵飯棄之不管流萍故王紀之去也策蹇出郭
人謂其泰於蒲輪破帽蒙頭人謂其榮於璘玉鄒元標馮從吾
之去也一時攻者與王淮陳賈同被惡名遂使聖朝偕紹聖慶

元俱爲恨事。劉宗周、劉洪謨恬引於先。蕭近高、饒位堅請於後。翩翩去國，高風襲人在。諸臣自顧生平，留千秋之月旦，在廟堂成何氣象。美接翼之冥鴻，夫此諸人者，當皇祖之時，立黃之戰未明，霜雪之威，頻厲羣奸之推刃，不遺餘力。大治之真金，只此數人。年來，現見雪消水落，石出始發明王之夢，得仕同朝之喜。此皆祖宗之所培養，留正色於彤庭，邦國不至空虛，寢邪謀於未發。寧可使其旅進旅退，以爲不減庭燎之光，將無同於乍佞乍賢，可謂不鑒前車之覆。昔李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以爲歎息。今求所謂宿儒大人者，寧能舍此諸臣乎？且今日之乏才，亦已甚矣。總督一官，合司馬之署，卿貳之儔，無力擔當。兩月擬議，尚欲奪情八旬之老，強支雙睫之危。夫既念金紫之蕭條，盍當箴泉石之錮疾。胡可今在成主持國，是除天下之頑鈍，維挽世風。國家其庶有起色乎。

明職掌疏

臣思今日之時，之勢外有強敵，內多伏戎，疆隅日削，脂血日枯。正主憂臣辱之時，追惟越勾踐之定霸也，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直曰蠡不如種，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直曰種不如蠡。君臣上下之間，絕無推委，絕無猜疑，以成此霸業也。今東西南北之士，比肩事主，而又值國難未紓，國耻未雪，當必有一段精神憤惋鬱結不戒而合者，而臣見其精神之日離也。後承前鉢，前提後索，骨既朽而毒尚流，灰不然而薪未盡，名爲君子矣。一有倚傍者，存其間，并君子之壘不固，名無小人矣。托爲擠排者，竄其中，將小人之緣復來。高明之堂，未必無鬼蜮草木之妖，慣弄其精魂。

而此往彼來尋消問息或造謗以要歡或挑人以快己或面夷而背桀或暮雨而朝晴恩人之恩而怨人之怨惡人之惡而喜人之喜尚得有精神意氣出爲公家用乎臣謂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大公之心勿萌私見前此浸淫之根株可以直截而斬斷後此縱橫之伎倆可以覷破而蠲除凡人理財官守言責一切核其職掌若必諭諭訛訛左挑右激嗾蚌蟪之相持喜水火之日沸不載胥及溺不止矣國家設科道兩衙門惟是叅駁糾彈各有司存令人畏而不令人親爲朝廷去壅閉而不爲知己市私恩昔人稱埋輪避驄魚頭鐵面良有以也自東事告急動薦邊才而單詔一頒廣開起廢於是有乞憐而徑請有托介以求容退休者走錢神於輦轂現在者肆窺矚於要津人遂相沿薦舉之嘗忘其設官之實上司當報知交當酬藩籬當附若似乎有一官則有一薦疏之不可少也使銓衡必從而用之也則天官之權已移使銓衡一併而棄之也則吾愛之鼎已喪獨不知累朝之明旨乎獨不知兩衙門之職掌乎請上方之劔吾責也發蒲輪之徵非吾責也漏吞舟之網吾罪也賦招隱之章非吾罪也人亦何樂爲此而以我爲恩府以我爲疑主又以我爲垢叢也此兩者桃激之機鋒隱中之而禍歸於國是薦舉之流波顯習之而俗壞於人心何如蕩蕩平平戈矛盡釋羽毛不生共修職掌直如蠶種之各任所長乎

簡巡撫疏

臣觀天下之勢亦甚亟矣財無餘孔民不聊生上之人如以蠅取血不盡不止下之人如以獸走險不亂亦不止至今日而所在蠢動岌岌難支舉朝之神情尚不屬焉但見其一缺出不問

其精力若何經濟若何平日之功業若何止云某也咨深某也望隆而究竟無補於國如今山東叛孽動聚萬餘汶泗鄒滕之間遍爲賊窟劫擄男婦燒燬鎮集道路行李幾絕誼傳都下人色誠而撫臣王惟儉者哀若罔聞先事莫爲撫綏後事不聞方略坐使妖氛遍地呼籲連天以張皇之態作控揣之詞折衷於萬取千千取百之界眩瞀於孰爲良孰爲妖之民以擁衆萬餘所在見告而猶云朝中之流言以兵機呼吸生殺掌握而猶云請教於廟堂忽而情形未定忽而恭報捷音忽而馳使止奏絕不知賊之盤踞何地出沒何形衆寡有何定數勦撫有何定着良民與妖民有何定指遣將與布伍有何定畫顧其人尚能作長子之師貞折衝樽俎之間乎蓋么麼小寇得其人則旦夕安枕非其人則海宇騷動得其人則指顧定之而可以不言功

非其人則優游養之而且并無可以定罪何也二東之事非關一方已也南北之咽喉繫焉漕儲之命脉繫焉淮徐之肩背繫焉若此盜不滅水旱流離江淮盜賊必有共起揭竿者小則爲劉六劉七之徒煽搖中原大則爲黃巢王仙芝之黨傾翻海內而淮徐之陵寢沕黃之漕輓惴惴可虞新推河道饒有心計已經山東公疏力催上任而淮上總漕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哉大抵論任於今日則在外之節鉞重於禁廷之頗牧論人於今日則一方之藩屏急於師中之韓范論才於今日則有用之頗牧尤勝於株守之尾生孝已若當太平無事之時不過拘文守墨斤斤尺寸足矣至於人心隍杌盜賊蠡起爲此時之巡撫生靈社稷攸關夫豈筋力衰瘁木疆自守無一規恢足以辦事者哉夫豈足迹不出轅門蚤晚放炮發一二文移便足了公事者

哉臣於是不能不致望於當事者大開胸眼宏羅英俊急天下之才迫於其身報天下之功親於其家有才而須等量之務使安頓得宜有功而須衡稱之勿使顛倒失平盡化邊隅之意見親可用仇亦可用勿徇鋪飾之虛聲全可用偏亦可用此其概也且當事亦知人情最不平者乎年來巡撫一缺祇供京堂奔走而外之司道僂力疆土剔歷風塵卽有英英自命概置不問臣以才弱不甚相遠而諳練多出豪傑彼起廢諸臣除一二大賢固宜顯碩餘皆鳴鐘欲盡之年崦嵫已逼之景較諸司道剔歷精深者未可數數比也至於近時例轉諸臣年力正強才華正茂不過爲意見所囿此中豈無精敏強幹備國馳驅者顧可聽其一往豐林長友麋鹿乎臣言至此似不合於時宜而一腔忠憤不容緘嘿揆之天下鬱勃之人情固然者固多也伏祈皇

上自爲封疆於重地重臣明白說開可留者留可去者去無致猶豫養亂而每遇巡撫缺出議才猷并議精力議今日之品識并議平日之建豎內外定宜間用例轉勿使空老則國家可收片長之効而天下事猶可抵掌而談也若徒柴柵其中模稜於外錚錚者折容容者全臣不知所終矣

請復召對疏

臣思皇上臨御初年聖躬冲睿簡攝深淵一切幾宜祇憑章奏批發耳今皇上春秋鼎盛四海瞻望於此而不總攬萬幾勵精圖治更復何時人謂皇上御門講筵不少輟期斯亦總攬圖治之大略矣而不知御門之時呼吸而班聯散講筵之際恭穆而文具周堂高廉遠上下相縻雖曰咫尺天顏奚啻萬里臣謂今之天下憂患相併之天下也今之治具格套拘攣之治具也憂

患併而臣工之戲豫自如。格套拘而內外之柴柵益甚。皇上思以挈要領。奏安攘。則祖宗議政之規。不可不復也。祖宗時有蚤午二朝。有便殿召對。群臣得更進而言。事則無不達。之幽隱御前。得面奏而取旨。則無不剖之。大幾今乃以票擬爲揣摩。以批發爲精神。在言者惟襲美善之名。而不求其必可行。在部覆則增一番潤色之文。徒取了局。而不核其言之果當。亦不知其後之果行與否。機智捷爲供應。而實效茫無着落。票之者曰知道。了。而知之一字。固難言之。票之者曰是。而是之一字。亦難言之。夫實求其知。實求其是。而政烏可不議乎。政之纖細者。無論至於大疑大竅。大利大害。大賢大奸。而亦可憑諸紙上。否如目前諸務。薊門之總督。關上之巡撫。擬議可無其人乎。黔事之決裂。楚餉之匱乏。呼應可無其策乎。京邊之會議。中外之困窮。節省

可無其略乎。老成之廢棄。建言之遺佚。環召可無其期乎。以至在兵言兵。在工言工。卽有確中之畫。不經面裁。則語亦不靈。卽有庸妄之談。不經面折。則膽亦不落。然則視朝之外。查復午朝。召對故事。所以通上下之泰。交提理亂之關頭者。莫切於此。今此典久廢。亟難驟舉。所藉以漸牖聖衷。希復祖制。無如講筵一節耳。臣聞太祖時。宋濂等講究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成祖時。楊士奇等日造宸前。討論經史。從容辯問。漏下數刻。不倦。孝宗御講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試觀今日之講筵。有其實歟。抑徒紹其文歟。臣以爲帝王之學。原非希踪於章句。只求通達於政體。凡政教何因而污隆。人才何因而盛衰。歷代何因而興亡。其間援古券今。據此証彼。固是不少。然求其簡要切易。最近可行。皇上每於日講之時。講臣預進講章。閣臣揀擇緊要章奏。數

件彙送呈覽次日講畢卽命該衙門并上疏諸臣捱班遞奏皇
上不妨少霽威嚴勤垂清問聽閣部大臣剖析精詳取自上裁
問一則習一問十則習十卽間有疑似隱伏遠略邊情商榷之
餘智慮生焉剔練之後處分出焉其始行之也聖慮淵微恐以
顯言而淺露其久習之也肯綮精熟自然到手而劃開繇此而
御門親決由此而召對傳宣樂此不疲矣若徒講畢而出講官
未嘗獻箴規聽畢而入主上未嘗發一疑問臣謂千古明良泰
交之會何忍當面錯過今日安危呼吸之時何忍優游坐視也
然而大臣不敢以請何也亦以典故未必習諳政務未必通朗
詰以危邊之用人而茫無以應詰以軍國之轉輸而茫無以應
非惟無以啓沃乎君心而先已自開其破綻非惟無以籌畫乎
安攘先已不安其厥位夫孰知從古相業未有不以上下相得
憚而不行

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臣聞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自去秋以及今春
不一年間災祲迭見熒惑留斗太白晝見南北地震數千里俱
見告前後丁寧天之仁愛我皇上至矣而上下臣工猶蒙蔽而
未開則繼之以蒙風猶宴安而未悚則繼之以地動夫此蒙風
地動非遠方在輦轂也天之仁愛固至天之震怒亦極矣洪範
曰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時則有心腹之疴又恒風曰蒙蒙者君
臣上下相冒亂也晏子曰臣之術能動地言地固將動也夫風
以散之而反結而爲蒙豈非人心之抑鬱所致地主於靜而反

震而爲動。豈非陰邪之激盪使然。臣請略言時政之得失可乎。
封疆多故。一二邊臣動輒債轅。皆繇職業不修。客氣憤盈。屢見
芟敗。而前轍復踵。凡前日之強力敏幹。皆今日之覆軍擒將。而
猶且效尤調募。思以騷動海內。庸閭悞將所在。而是此一失也。
□來則鼠伏無地。未來則燕巢自如。無論未焚徙薪。卽所謂數
米待炊者。亦漠不關焉。濫功而誤國。喪師者蒙廕棄勞。而血守
孤城者薄酬賞罰。未章士多隳志。此二失也。今之在位偷息者
多急公者少。而會推啓事。捷如飛電。轉如轆轤。昨日所進。又云
資俸已深。今日所推。忽而改圖復生。孜孜汲汲。似不終日。此三
失也。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每有蠅營未遂。轉相是非。甚且章奏
一出。旁觀四起。本淺語也。而指爲深心。本直截也。而指爲線索。
直言敢諫之氣。挫於揣摩臆度之手。此四失也。遼人何罪。窮困
來歸。彼亦以祖宗之厚澤。漢官之威儀。不忍遽棄。而奸細風形。
輒爲捃摭。致令效順之夫。動愁坑阱。反側之子。從中煽惑。若不
蚤爲寧輯。此種奸細。便藏於搜索。奸細之中。此五失也。戶工兩
部。極爲緊要。其精神俱用於覆疏。而不用爲實事。不論委瑣苟
且。必以一疏覆之。其到底行否。俱委逝波。卽以標營三千壯爲
在山。此誠救時急着。議論雖出。而頭緒全無。此六失也。市井亡
賴。好語兵革。而入幕山野。飽占炎涼。一切中外衙門。盡屬此輩。
藏頭露尾。令孤忠無可展手。而事權從而漸移。故詩曰。歛歛訛
訛。亦孔之哀。此七失也。門巷街衢。苞苴充滿。率皆吮血腹膏。希
營窟穴。數十年流毒。比諸魯褒錢神。猶爲百之。此八失也。大臣
受知主上。卽身家猶落二義。今之當國母。乃牽顧太深。依回日
甚。以畏毀譽之念。轉爲模稜。以惜情面之心。旁爲照顧。致令

軍國大事。需忍歲月。故曰執孤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誤不既多乎。此九失也。議論龐雜。固有一言而寢淮南之謀。亦不無片語而掣單父之肘。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域外操其短長。而局中莫措手足。且無疏不欲覆。無覆不欲從。何沒沒也。此十失也。有此十失。表則無度。狂趨彌甚。其何能仰答天心。消弭災變乎。若夫禁庭之地。當此百姓愁怨。司農仰屋。京邊取盈。尚缺二百萬有餘。此安得剗肉補孔而爲之內庫。錢糧稍通。改折金花。舊額暫取。濟邊便可救數十萬之嗷。嗷。而群臣每言賦用不足。必稱內庫仍舊。解進不知天下誰之天下。而欲留此朽蠹爲也。懸鞞設鐸。以廣言者。皇上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罰俸留中。停閣考選。官府之事。稍稍忌諱。而言官始有標竊皮毛。莫犯中扁者。此端斷不可開也。阿保重。

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告。似以爲迂。浸淫不止。異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聞言而不得者。此中隱禍。尚未敢深言也。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誤國者護耻敗之局。不於此時兼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唯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仇。皇上獨不爲社稷計乎。繇此言之。時政絀繆。積習沴結。法度旣陵。上下相蒙。毋惑乎人愁天怒。十日而晦。風經旬一日而地震。三次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災。異之來。未有稠如今日。且都門之內。殺死多命。一月兩見。而又皆以僕弒主。獨非人變乎。臣思治亂安危之端。分在眉睫。今當災異初警。人心未有不惕。逮其稍遠。而兢業輒弛。荒媮如故。兢業荒媮。眉睫所繇分也。臣嘗妄謂遼左之淪陷。不在經撫之偏執。

而在廟堂安頓之失宐貴陽之失事不在庸闇之躁莽而在廟堂冷眼之坐視今所謂安頓失宐冷眼坐視者豈其無之災異頻著上下臣工俱宐分受其責天子曰罪在朕躬大臣曰咎在當國小臣曰庶職不修撤現在壅蔽之蒙氣懲近來偷惰之積弛轉得爲失急公忘私追悔昨非固已無及力洗往謬猶愈於迷彼高宗雉雒之祥成王復風之報天人相應轉移間耳

甲子三月初六日上至六月楊忠烈公始劾逆奄二十四大罪蓋後此疏三月也逆奄初比客氏尚見於劉忠端公周忠毅公之彈章自壬戌改名忠賢以後威權日盛朝中莫之敢指羣小方視爲奇貨此疏出無異博浪一椎逆奄恨甚卽欲開廷杖之端韓蒲州力救改而爲降處又改而爲罰俸雖狂飈暫回而毒蝕已厝於此

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吏部考功司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紛未已臣以維璉爲師不欲有言而竊歎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於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旣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維璉而以爲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願掛冠以救竇子偁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諛寧失考

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勿忍妖人之朋比其心蚤
已置一官於度外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清
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
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磨
亦足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
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聞聲而知維璉者爲李邦華朱吾弼
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
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
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誠得此等人物布滿中
外平居不惰緩急有賴皇上以爲祥乎怪乎屢奉嚴旨勅使到
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伏思之朝廷所以用人者
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

悄憂心豈曰無之於此而或出冷語或熱語照顧局中則氣短
旁皇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負國恩
乎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請告
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於今如
此也伏祈皇上特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滄羣議勿介小嫌
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谷則人賢不至隕亡而邦家亦可無
殄瘁焉耳

鄒匪石先生自職方改吏部稽勲爲太宰趙忠毅公獨知之
弊同鄉不與聞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傳檄遂乘其隙借
汪文言爲名以攻左忠毅魏忠節兩公從此而外庭羣小與
逆奄合矣其後汪文言爰書言鄒以金壺千金從先公以致
太宰因羣小之恨此疏也野史云鄒銓部欲以知府轉章陳

故爲所不容非也章陳之爭於銓部未受事之時已決裂矣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昨臣堂官楊漣叅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
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
臺省之心卽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夫豈有
仇於忠賢不過爲皇上惜威權爲祖宗愛成憲爲宗社計靈長
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
重於趙撓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慄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
斧柯微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播撼中外
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裡之形已成而道
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底
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

有中外洵洵人情無不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
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
爲此猶在駕馭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
未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道理者也皇上臨御
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
宰執爲銓憲爲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髯攀鱗勢不慙遺一老
而若鷓若鷺相顧不願爲官異日誰爲燮理誰爲禦侮誰爲効
鷹鷂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
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
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
而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詞之
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

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
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旣深
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惟葢所謂以生
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卽
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
亦憲臣叅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
冠不知爲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炤膽之秦鏡
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裡聲援么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
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瞶沙礫並迷無
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
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卽日罷忠賢厥務

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
替公憤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萬工部璟劾閣人魏忠賢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
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
郎中萬燝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
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
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勑已耳而
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雞肋半斃闈拳半斃廷杖皇上
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
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卽言不
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

言之不用身且蓋粉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燦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
法而猶且展轉反復於廷議鞫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
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箠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皇
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
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於市者顛倒
於一時使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者貽譏於後
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
萬燦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燦循資積俸
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聒宸
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燦之時以數
十年之逸事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迷狐

鼠嘯張已知燦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某明日
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噬之
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
之是以廷杖爲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鹵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燦已死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
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
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
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
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隨移
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
天意亦豈無因前此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燦之杖也適與雨雹

黃忠端公文略卷之二
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卽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皇上誠念祖宗重器爲宐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脉不宐一朝削之。萬燦已死，念其志慮無它，追復前官，仍炤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視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燦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臣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黃忠端公文略卷之二

後學相州許三禮典三選刻

清景賦 并序

戊申秋郊居無事，紅樹白雲，清景飛來，襲人因念造物無藏何地，不然在人自取，遂暢而賦之。然政未可爲當場人道也。縱觀寰區，物各有主，蝸角空馳，蠅頭無幾，亦倏滄而倏桑，將何去而何取，於是思人生有盡，清景無窮，苟雜處塵囂之中，將畢其身而營營，夫清景者天地不靳與侯王不司權，素封無從厚積，俠士何所市，緣長享不訛其淫奢，取孰禁其貪，雖巧拙之參差，皆得樂此以終年。若夫家擅名區，地臨絕勝，楚澤吳山，梁園蔣徑，樓倚重霄，湖涵金鏡，飛絕巘而瀑布出層雲，以懸磴鳥競，嚶鳴之響，鹿忻野曠之性，此樂何極，或不能定，至如處岩伏巉。

黃忠公集 卷之二
羞稱金谷有笙有竽非絲非竹嘗盡日而掩關聽松濤于山麓
鼯鼠來而樹動苔蘚秀而石綠臨遠近之谿流觀魚泳而獸伏
此時靜夜山犬豹聲攝衣而起孤影在庭此景悠然樂何如勝
若乃僻棲遠村臥於丘首流水遶廬修竹參斗戴青箬兮披綠
簑雨後犁兮婦盥畝牛與羊兮下暮山鶯與燕兮啼春柳謝漢
晉而不知量陰晴於野叟見槿籬之宿露聽村雞之啼西忽梧
桐之月懸釀濁醪而在手此豈彭澤之能專恍與羲皇而爲友
或乃長橋之畔大湖之湄霞光綺散水色霏微泛棹中流則濤
白雲連極目兩涯則樹密天低淵客發激楚之謳遊女歌採蓮
之遺復有成羣鳧鷺倚岸蘭蓀柔櫓欵乃香靄氤氳此時此景
把臂閒論誰美貂蟬洗爾塵塗或乃幽池舊畦閨庭小院有茨
可採有水可灌窓列入雲之峰燈穿依水之棟來遠鳥兮孤枝

盤雲虬兮荒蔓復有水勢漫漫石澗濺濺鴻雁啾啾芰荷田田
此時花下獨酌逸興翩躚至如宅近湫隘雜居城市借琴樽以
自陶遠繁華之俗子入吾室兮風姨當吾樽兮月姊流清露於
曲欄舞楊花于素几此時小軒危坐金爐夕香研朱讀易弄管
歌商忽風清于枕簟見雲起於縹緗神灑然而獨往忘身世之
何鄉是以清地不一清興皆同清人不數清景何窮花鳥春兮
池波漲蘋蓼秋兮桂影紅火雲獻此天冶色寒光合成瓊玉宮
故或入深林而散髮或踞胡床而嘯遊蘭亭流曲水之觴剡谿
乘雪夜之舟皆能共娛情景不綴瘦瘠其清也豈在管絃之競
粉黛之浮居吞雲夢之澤門迎珠履之流鬪雞走狗浮鷁鳴鼉
以爲夷猶者乎

壯懷賦 并序

青島公集 卷之二
余幼落拓不肯斤斤作俗士面孔長逢數奇歲月漫漶壯懷
未展每思往昔豪士縱神所往自許必遂豈有跼蹐藪穴中
碌碌此身耶易水旣渺壯士空歌翔風唾壺尚在老馬忍甘
伏櫪因感而賦焉

渺渺七尺有軀與質爲隱爲現同歸於息惟神獨往超世獨立
能汗漫於九垓兼馳騫於八極高欲與鶴鸞比翔卑亦不與雞
鶩爭食憶昔楚有二胥一覆一復去時矢盟別後自戮或就蘆
中而覓津或赴秦庭而痛哭途窮而白骨笞師出而封豕逐若
夫會稽囚臣伯越亡吳遊麋鹿兮蘇臺乘烟浪兮五湖變鴟夷
兮遠遁笑鑄鑊兮何辜若乃咸陽鑄金胡亥踐祚傭耕養鴻鵠
之羽戍卒築鯨鯢之渡揭干斬木社沈廟墮長城遂傾阿房非
故若乃蘇卿漢北一雁孤飛聽胡笳而情斷望隴雲而魄馳見

節旄之盡禿寧甘心於乳羝謝朝露之啖言嚙旃雪而何辭至
如寄絲桐江混迹羊裘魚唱舟晚釣石蘆秋領浦口之風月辭
麟閣之遠猷星已分於客帝貴不辨乎王侯至於祭酒布衣投
筆而起繫馬於龜茲部下斬首于烏孫帳裏諸番匍匐稱壽都
護端居自喜玉門回轅定遠開址或乃少年健兒別妻從軍擊
楫中流之浪請纓金馬之門鳴劔則蛟龍夜吼展旗則風雲晝
屯乍棄繻而出塞忽奏凱而銜恩或乃炤藜書生生花辭客歌
叢桂于小山賦長楊于鳩鵲筆精墨妙神驚鬼泣買賦皇宮藏
書石室或乃成仁志士報國孤心舌能罵賊血可濺襟嬰城矢
石之衝厲聲劒戟之林山河震而色慘風雲蔽而回陰或有信
陵義魏朱家俠腸意至鞭石可橋心許投鼎何傷符竊而晉鄙
椎髡鉗而亡命藏卒能脫邯鄲於虎口守季布於淮陽自古及

今莫不有落落之豪懷。英英之氣岸。吞河嶽以爲雄。貫星虹而獨燦。若游魚之逝淵。而犀然莫窺。若鷗鷺之橫空。而風高獨戰。雖劫燼而不灰。至海枯而不變。僕亦壯人。壯懷未隕。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願蹀躞于天衢。乘長風於一瞬。於時揮就鸚鵡。飛動江關。勢驚鉅鹿之軍氣。壯朔方之垣。女媧之石天補。魯陽之戈日還。其溧疾而難禦也。如廣陵之潮。其嶙峋而莫躋也。如峨嶠之山。携夸父之杖。而太陽可逐。乘博望之槎。而星漢可攀。南則桂鑄交趾。北則銘勒燕然。爾乃掛梅冠。解疏綬。結茅屋。穿石竇。尋素心之侶。鞭達生之後。相與風清垂釣。雲深採藥。買青山而招隱。覓孤舟而放鶴。晝唵離騷之章。夜談黃庭之略。訪禪支遁。携屐康樂。林不厭深。流不厭濁。思尊羨于千里。問肯酒于下若。目前不必問天。餘生亦已有幾。窮愁是述。陋彼虞卿。

孤憤著書是甲公子。吾黨如可披心。爲道壯懷如此。

自古英雄豪傑。王侯將相。儒生俠客。獨行逸民。或處厄窮。或遭禍患。有人情所最無聊賴。不忍見聞。而總目之爲壯懷。其義蓋取諸易大壯其九四之繇。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輟。其道如是。真長之賦壯懷也。深於易者也。司馬相如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非真長孰當此者乎。盛覽聞司馬言。終身不敢言作賦。真知量者也不佞何人。又何能爲真長贊一詞。大泌山人李維楨跋。

虎丘看月賦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丘。蓋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歌鼎沸。月懸扶桑。煙

浮水際巨扁小艇縱橫若鷗鳧之集於是携餽飮尊掌靡薛荔
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
風出潛魚於水底落山鳥於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幼
眇激壯音嫋嫋餘響聞者沾襟興盡而返水滢公子曰今日之
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蘇臺空西施去夜月
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蔭蕪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聞
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歡也其山
不必龍從雀巍嶄巖紆鬱絕歸雁于碣石接飛鳥于陽谷其水
不必洶湧滂滂控清引濁天吳命儔而嘯侶鱷魚鋸齒而四足
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魑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
哀吟其中冶鳥焚巢其界客試畧兼島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
勃零叢薄之中逍遙雲岫之槩過林莽背嶽欹平疇行漾孤峰

逶迤周圍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
而尚遺况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斷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
弔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
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
山錦瑟歌鐘漏澈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
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於木杪搨藥草於寒汀山山明
月處處秋聲撫鶴歎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
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丘有逕庭
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視之減虎丘之勝趣何睥睨吾姑蘓之甚
乎

浙江觀潮賦

吳公子過武林嘗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榻盈途員冠峩如

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
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盡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
織歌吹沸天紅紫錯烏波影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織塵不
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荅應車牛方喘於轉輟畫鷁初閒
而下矻彼江干之士女旣不異鷗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囂又
何殊鶩鷺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屢起中心搖
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棗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
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櫂齒雖絳繚之微響亦澄
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
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
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
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

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絆天蓋撼動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
吳山越山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
驚竄乃有狡童侏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兮
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羗逞能以相妬耕父來
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
沿泝已而潮上漁浦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
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
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
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
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
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
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比較射於波濤乃謂

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
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
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艦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
閱簡別強駑分爲五陣中權是主舞刀握槊節以金鼓炮聲滿
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
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
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語塞
而退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
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
焉司空未嘗月旦雌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

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
卽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於高位其姓
氏已爲蟲鼠啗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
洽名碩鱗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淘以泥沙薦之宗廟得
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今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
司空於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
記彙緝之一時川貢岳繇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哉徘徊
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輔冲育德止戈樹本其中
繁浪橫鯨深箐狂象噬奄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雖削
膚革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
憑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炎祚燼王呂變
法而趙室頽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於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傅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成名士，乘間蹈隙，遂起為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叙，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狼陰鷲雙行，而以内批墨勅佐之。又一變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耻，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憬然而思矣。今也拔茅變為轉石，岳牧臥於丘園，闔署為空，不特聖世無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與。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從來論治理者謂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余以為天下之盛衰不外於四裔，而在士大夫之心術。士大夫之心術光明俊偉，無論內外必能出其所有以震盪人之耳目，其心術苟曖昧機詐，則無所往而不為亂階。清川王公同知寧國府事，移守臨安，惜其去者以宛陵為三輔之郡，滇則蒙氏段氏之餘土，雖在職方，猶鄙夷其人民，而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以公之才而鬱鬱適茲土，抱牢騷之氣，以當盤錯之交，未必能立業如宛上矣。余曰：為此言者，其未知道乎？夫宛固多事地也，其里之士紳私築營壘，好以意旨授人，令守令以意暱就我而我無迹，其博士弟子罔上行私，背公死黨，互為構鬪，其間而權謀倏忽，莫可測詰。其山谷之民走訟如鶩，宛轉守土之吏於掌

上羽毛痕疇惟意命之以故前後官此者芒刃一失墮落萬仞
矯之以強項則飛章巷議皆能熒惑大吏之視聽公坦坦行之
本之以至誠漸之以禮教撞其機牙不爲利回不爲害奪猶青
天白日鬼魅無所容其伎倆也公之治宛如此滇俗敦龐雖有
嘯聚無此難破之營壘也雖有蠢動無此變幻之權謀也雖有
案牘無此險健之積習也然而干戈相尋蔓引荼毒下竭生民
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者大抵天曹注官遠方之吏每以中
土之下考者克之非闕茸無能之輩則躁急喜事之人闕茸者
養亂而躁急者喜亂乘艸搖風動之時行其押閫縱橫之術余
觀近時之紀功績者玄菟鴈門之間未聞有犁庭藁街之舉而
炎徼右江焚巢蹀血首功動輒以萬計豈非以猩蠻愚而易欺
遂盡掩其羣狼籍性命搏一時之富貴可謂不仁之甚者矣然
者非耶

徐虞求時文序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
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髮操槩每覩濃妝艷
抹之章撮標擅勝明知其逢年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
就之夫唯鍾性靈婉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
思維不到而欣然會心蓋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
不得不出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門廣廈喜

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諸趣，備嘗頗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呼高髻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吾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遷彼就此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非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不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蠹朽，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妝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爲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良楛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卽不能辨以其爲宮室而已，亦未嘗曠之而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以性情殉，遇合此吾喟然而歎。

虞求之不可及耳。

兩遊剡湖記

吾郡剡爲剡縣，唐詩爲愛名山，入剡中者此也。吾邑之東南有剡湖，謝文正公云：邑治之東南曰通，得鄉迤邐而上，大山之麓環拱周匝，溪流汨汨，有聲下通於江山水所滙，渟而爲湖。人以其景物之勝，擬諸剡溪而名之。蓋文正嘗讀書於此，故得而記之也。癸丑歲，余與象衡、元素沿溪而往，至輿口，居民數百家，南行里許，折而西，小橋流水，拾級登山，其阿爲化安寺，荒址依然。青艸芊芊，童子指點山門，方丈禪堂，故處而清磬疎鐘，窈乎不可聞矣。箕踞松下，漱石徵詩，劇飲而歸。月印前溪，狂歌溢發，以爲剡湖之勝盡矣。後余復至剡，徘徊其間，遙見樵人度嶺，跡之忽闕一高下，原隰兩山夾出，有山家鷄犬鳴，皞叢薄樵叟曰：此

石湫也。余攝衣更進，峯巒忽絕，卽出奇巖石壁，嶙峋插空，攫虬踞虎者，未必在贊皇奇章所品之下。壁下溪流湯湯，澄泓徹底，上有奇鬼趨而搏人，急足避之，審視方知亦石也。又進數武，幽壑盤松，濤聲驟起，山鳥鳴其顛，似嘲似傲，吞化安荒，址者奚啻八九，恨不得使象衡、元素一見之也。夫四明山二百八十峰，東連勾章，西帶始寧，南接天台，北包翠謁，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所謂剡湖之山，不過四明北面七十峰之一耳。計此二百八十峰者，峰峰各有其勝，一峰尚待今日，餘峰未知更待何日乎？四明之在域中，猶然十岳中之撮土耳。司馬遷始江淮卒事，梁宋踪跡殆半天下，余家四明，尚且有待，况於天下名山之廣乎？以此知人之學問未有窮盡，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不可少有所見，便噉然而自足也。

百雲山鳳鳴洞記

古虞有鳳鳴洞，在百雲深處。其山據邑城之南，洞祀真人像，設爲女冠科舉之士。於冬至咸宿祠中，夢卜多有靈驗。癸丑歲，余與鄭奉我，家元素往。五月之望，自黃竹浦登舟，梅雨連旬，山色蒙晦。至是微月，江濤如練，忽而長飈驟起，澎湃發於水上，舟行甚駛，遲明登陸，竝山之麓，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百羽啁啾，其間石磴曲折，南行徑窮，無路突然，層巒複澗，迷亂不知處所。始歎靈境非仙真莫可當之。菴故址在山阿，僧悟定移建於上，棟宇粗備，墻堵大立，從方丈左旋數武，爲鳳鳴洞。雙峽陡開，峭壁嶙峋，挿天其中，訝然窈窕如室，闊三丈餘，深十餘丈，上之闊視下，損三之二，其頂穿仰而見，如水裂者，天光也。裂處有危石圓而頽，僅而未墮，又有古木扶疎，似荇藻凝結，水中瀑水數十丈，瀉

黃忠公集卷之二
於室中之奧而雨絲水電遠射室口聲如崩雷惡浪驚人心目
不特其景過清而已也相傳有真人吹簫而下其音若鳳鳴此
洞爲鍊丹處矣真人姓名不可攷按神仙傳曰魏伯陽與弟子
入山鍊丹丹成伯陽與一弟子服之入口卽死其二弟子不服
出山伯陽及死弟子卽起而去附書伐薪人寄謝二弟子二弟
子見書始大懊惱所謂入山者卽此山也像之爲女冠亦是杜
十姨之訛莊周之綽約若處子豈真處子耶夫真人處倒景之
上其視人世之富貴無異塵垢着體塲屋之一得一失蟲肝鼠
臂何所輕重而乃屑屑較之示人於隙馬風燈傲爲先覺乎噫
吾知之矣天下之人愛惡攻取填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
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爲塵幾何蓋不俟算數而得了然真人唯
無所知故爲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妍媸之相而人之妍
媸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
已矣

書宛上事

宛固積悍地也其人權謀錯出陵弱暴寡視爲故常守令俛首
從之得無事稍欲自立輒罷去問諸父老及博士弟子皆云此
風二十年間成之有巨公實作俑云同時劉氏者登戊戌第其
先世濟惡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繫獄子登第得脫劉買
故銀臺宅在府治南崑峩峩矍壯麗擬於王居銀臺初以巨萬
構之數現怪物至孫而落魄劉掩之不過三千緡入門以後亦
不安厥居又無嗣術家相之曰此龍吟虎嘯地也非擊鐘鼎食
僮客如雲則人爲土木所勝劉以其言爲然戊午從上江道罷
秩卽畜僕從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

少者皆鈎致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謂投
獻以是膏腴奄半國中民間百金中產無不失業訴於道府置
不爲理民汪秀聘王天爵之女頗有姿色隨母遊於劉園劉竊
窺而艷之遂不得出徽人朱醫遇大婚訛傳官選處女攜女避
東溪橋有偵諸劉者晚卽竄歸其第劉以無子漁色稍失意者
降爲竈奴汲婦其怨恨而死者蓋累累也魏生有養女貌寢偵
者誤以色聞劉必得之生不可駭蒼頭十餘毀其門不得已獻
之及至果寢也未幾以失物受笞而斃張應麒以牙儈起家千
金劉造奴券以誣之沒入其財劉自置私獄受訟擄掠一如有
司其號呼宛轉之聲無日無之余理宛五年得諸見聞然以大
吏不言守令不言理官自可姑息辛酉冬兼攝郡邑事凡號泣
於庭求死不得者爲劉也凡奔竄於市破巢毀卵者爲劉也宣

之民目懾心悸鳥驚魚散不得已間拘一二鞠之朴其助虐數
人桁楊於市爲書諭曰足下僮客猥雜姦利事益多僕不欲窮
竟損足下名足下其自愛壬戌二月余坐廳事胥吏奔告劉遣
手力鎖吏去余不信告者三至余親詣其第鎖者及門乃命脫
吏鎖以鎖其奴笞之下獄郡之破家失業深怨積怒於劉者一
時麀至而頌寃庭無餘地余慰藉而遣之是夜劉氏火則焚其
所置私獄也已又遷其資重不測所謂越三晝夜火大作所謂
鬼峩岌業壯麗擬於王居者忽爲煨燼陳別駕往救隣人袖手
而觀曰自焚之而人救之乎蓋劉欲以此陷余也或曰其弟利
兄之財欲因亂以掩之創此謀耳劉旋悔其計失亦無及矣當
是時劉出間金飛章南北以致難於余江右易白樓方按茲土
核其狀具疏題請戍其奴二人配其黨十餘人值余考選北渡

采石郡民沿途號呼而送者數萬人至滁陽不絕掌院南臯鄒公見劉氏飛章歎曰黃君利刃以齒腐朽其風裁何必滅范孟博哉吾臺中不可無此人物其見知以此次年九月宣州施運官謁余泐河舟中復談往事而言劉氏焚餘尚畱兩廡今七月又爲雷火所盡噫不祥之物天人共棄焉夫士大夫居鄉猶然鄉之人耳未聞鄉大夫而枷鎖牢獄一以郡縣法行之未聞鄉之人而姻婭甥舅一以齊民視之以余所見死宦行事如此而守土者日戴進賢擁法堂視斯民如芻狗忍哉

百學問苑人劉宦各冲斗

病中偶記

在長安時從車轍馬蹄討生活日上呼輿而出填巷穿街塵土撲面所會之客不過二三未經交臂黽勉折節性不慣作寒溫語相對漑漑汗下歸來方欲解襟一飯而無情客子投謁語恒

刺刺薄暮宴會逼人餽飮殘瀋不得不以七箸俛仰其間荏苒過隙考績茫然問前輩曰我何事渠笑應曰拜客宴會是亦爲政噫設官如此已乎嘗觀三楊諸公每於朝退聯騎出遊適意於曠閒蕭散之地此唱彼和動盈卷軸降而七子曹務之餘相劇切以爲古文詞余方嘆諸公遭此盛時周旋官業不爲四海治安之計徒以溢言曼辭相爲夸大豈知今日每共愈下但資調笑柔色而已也年來世局日紛人情漸異凡耳目睹記者皆不忍見聞之事翻手覆手相攻相感殆無虛晷士大夫一入春明門其行事心術便與鬼谷之書自然符契彼逐逐應酬不身爲戎首厲階者已盛時人物恐不載胥及溺不止也甲子端陽後以頭風舊恙杜門十餘日中櫛不御庭無雜客稍理殘書倦則布席箕踞合眼澄心耳邊盡謝餘事真如拔宅火坑中未

知較盛時諸公何如也

書